

諸子治要卷一

國學治要三

諸子十七種

中說 舊本題隋王通撰。通龍門人。字仲淹。嘗西遊長安。奏太平十二策。知謀不用。退居河汾。教授。屢徵不至。卒年僅三十五。著有禮論。樂論。續書。續詩。元經。讀易等書。以擬六經。此書則刻畫論語。較揚雄法言。尤爲酷似。師弟更互相標榜。自比孔顏。故論者多斥其僭妄已甚。然考其書中所言。大要純正。通達宋明理學大儒。如朱子王陽明皆推許之。略名存實。與揚雄法言。當不相上下。或曰。案此書本末。證以通師弟及同時人事實。多相牴牾。蓋爲其子福郊福時等所作。而託名於通者。此言信者甚衆。學者當加考辨。庶不爲古人之所欺矣。

王道 節錄以下各論並同

子在長安。楊素。蘇夔。李德林皆請見。子與之言。歸而有憂色。門人問子。子曰。素與吾言終日。言政而不及化。夔與吾言終日。言聲而不及雅。德林與吾言終日。言文而不及理。門人曰。然則何憂。子曰。非爾所知也。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也。今言政而不及化。是天下無禮也。言聲而不及雅。是天下無樂也。言文而不及理。是天下無文也。王道從何而興乎。吾所以憂也。門人退。子援琴鼓蕩之。什門人皆霑襟焉。子曰。封禪之費。非古也。徒以夸天下。其秦漢之侈心乎。子曰。易樂者必多哀。輕施者必好奪。子曰。無赦之國。其刑必平。多斂之國。其財必削。子曰。

廉者常樂無求。貪者常憂不足。裴晞問曰。衛玠稱人有不及。可以情恕。非意相干。可以理遣。何如。子曰。寬矣。曰。仁乎。子曰。不知也。阮嗣宗與人談。則及玄遠。未嘗臧否人物。何如。子曰。愼矣。曰。仁乎。子曰。不知也。

天地

李靖問任智如何。子曰。仁以爲己。任。小人任智而背仁。爲賊。君子任智而背仁。爲亂。賈瓊問君子之道。子曰。必先恕乎。曰。敢問恕之說。子曰。爲人子者。以其父之心爲心。爲人弟者。以其兄之心爲心。推而達之於天下。斯可矣。子躬耕。或問曰。不亦勞乎。子曰。一夫不耕。或受其飢。且庶人之職也。亡職者。罪無所逃。天地之間。吾得逃乎。子燕居。董常竇威侍。子曰。吾視千載已上。聖人在上者。未有若周公焉。其道則一。而經制大備。後之爲政。有所持循。吾視千載而下。未有若仲尼焉。其道則一。而述作大明。後之修文者。有所折中矣。千載而下。有申周公之事者。吾不得而見也。千載而下。有紹宣尼之業者。吾不得而讓也。

事君

房玄齡問事君之道。子曰。無私。問使人之道。曰。無偏。曰。敢問化人之道。子曰。正其心。問禮樂。子曰。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。非爾所及也。楊素使謂子曰。盡仕乎。子曰。疏屬之南。汾水之曲。有先人之敝廬在。可以避風雨。有出可以具饘粥。彈琴著書。講道勸義。自樂也。願君侯正

身以統天下。時和歲豐。則通也。受賜多矣。不願仕也。子曰。古之爲政者。先德而後刑。故其人悅以恕。今之爲政者。任刑而棄德。故其人怨以詐。子曰。古之從仕者。養人。今之從仕者。養己。子曰。婚娶而論財。夷虜之道也。君子不入其鄉。古者男女之族。各擇德焉。不以財爲禮。子之族。婚嫁必具六禮。曰斯道也。今亡矣。三綱之首。不可廢。吾從古。子曰。惡衣薄食。少思寡欲。今人以爲詐。我則好詐焉。不爲誇衒。若愚似鄙。今人以爲恥。我則不恥也。

周公

子謂史談善述九流。知其不可廢。而知其各有弊也。安得長者之言哉。子曰。通其變。天下無弊法。執其方。天下無善教。故曰存乎其人。劉炫見子談六經。倡其端終日不竭。子曰。何其多也。炫曰。先儒異同。不可不述也。子曰。一以貫之可矣。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。炫退。子謂門人曰。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。子曰。詩書盛而秦世滅。非仲尼之罪也。虛玄長而晉室亂。非老莊之罪也。齊戒修而梁國亡。非釋迦之罪也。易不云乎。苟非其人。道不虛行。或問佛。子曰。聖人也。曰。其教何如。曰。西方之教也。中國則泥。軒車不可以適越。冠冕不可以之胡。古之道也。楊素謂子曰。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。何樸而非便也。子曰。先王法服。不其深乎。爲冠所以莊其首也。爲履所以重其足也。衣裳襜如。劍珮鏘如。皆所以防其躁也。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。以此防民。猶有疾驅於道者。今捨之曰不便。是投魚於淵。置猿於木也。天下庸得不

馳騁而狂乎。引之者非其道也。

問易

魏徵曰。聖人有憂乎。子曰。天下皆憂。吾獨得不憂乎。問疑。子曰。天下皆疑。吾獨得不疑乎。徵退。子謂董常曰。樂天知命。吾何憂。窮理盡性。吾何疑。常曰。非告徵也。子亦二言乎。子曰。徵所問者迹也。吾告汝者心也。心迹之判久矣。吾獨得不二言乎。常曰。心迹固殊乎。子曰。自汝觀之。則殊也。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。各云當而已矣。則夫二未違一也。李播聞而歎曰。大哉乎一也。天下皆歸焉。而不覺也。賈瓊問何以息謗。子曰。無辯。曰。何以止怨。曰。無爭。

禮樂

賈瓊問羣居之道。子曰。同不害。正。異不傷物。曰。可終身而行乎。子曰。烏乎而不可也。古之道者。內不失真。而外不殊俗。夫如此。故全也。或曰。君子仁而已矣。何用禮爲。子曰。不可行也。或曰。禮豈爲我輩設哉。子不答。既而謂薛收曰。斯人也。旁行而不流矣。安知教意哉。有若謂先王之道。斯爲美也。程元問六經之致。子曰。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。續詩以辯六代之俗。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。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。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。如斯而已矣。程元曰。作者之謂聖。述者之謂明。夫子何處乎。子曰。吾於道屢伸而已。其好而能樂。勤而不厭者乎。聖與明。吾安敢處。子曰。君子可招而不可誘。可棄而不可慢。輕譽苟毀。好憎尙怒。小人哉。子曰。

以勢交者。勢傾則絕。以利交者。利窮則散。故君子不與也。或問長生神仙之道。子曰。仁義不修。孝悌不立。奚爲長生。甚矣人之無厭也。

述史

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。子曰。仁以行之。寬以居之。深識禮樂之情。敢問其次。子曰。言必忠。行必恕。鼓之以利害。不動。又問其次。子曰。謹而固。廉而慮。齷齪焉自保。不足以發也。子曰。降此則穿窬之人爾。何足及政。抑可使備員矣。賈瓊請絕人事。子曰。不可。請接人事。子曰。不可。瓊曰。然則奚若。子曰。莊以待之。信以從之。去者不追。來者不拒。泛如也。斯可矣。

魏相

文中子曰。聞謗而怒者。讒之由也。見譽而喜者。佞之媒也。絕由去媒。讒佞遠矣。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。子曰。先遺其身。曰。請究其說。子曰。夫能遺其身。然後能無私。無私。然後能至公。至公。然後以天下爲心矣。道可行矣。玄齡曰。如主何。子曰。通也不可究其說。蕭張其猶病諸。噫。非子所及。姑守爾恭。執爾愼。庶可以事人也。子曰。早婚少聘。教人以儉。妾媵無數。教人以亂。且貴賤有等。一夫一婦。庶人之職也。子曰。吾不仕。故成業不動。故無悔。不廣求。故得不雜。學故明。

立命

子曰。治亂。運也。有乘之者。有革之者。窮達。時也。有行之者。有遇之者。吉凶。命也。有作之者。有偶之者。一來一往。各以數至。豈徒云哉。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。子曰。仁生於歎。義生於豐。故富而教之斯易也。古者聖王在上。田里相距。雞犬相聞。人至老死不相往來。蓋自足也。是以至治之代。五典潛。五禮措。五服不章。人知飲食。不知蓋藏。人知羣居。不知愛敬。上如標枝。下如野鹿。何哉。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。賈瓊曰。淳樸樸散。其可歸乎。子曰。人能弘道。苟得其行。如反掌爾。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樸。夏桀承之而天下詐。成湯放桀而天下平。殷紂承之而天下隳。文武治而幽厲散。文景寧而桓靈失。斯則治亂相易。澆淳有由。興衰資乎人。得失在乎教。其曰太古不可復。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。詩書禮樂。復何爲哉。董常聞之。謂賈瓊曰。孔孟云亡。夫子之道行。則所謂綏之斯來。動之斯和乎。孰云淳樸不可歸哉。

關朗

子曰。罪莫大於好進。禍莫大於多言。痛莫大於不聞過。辱莫大於不知恥。文中子曰。仲尼之述。廣大悉備。歷千載而不用。悲夫。仇璋進曰。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。子曰。先師之職。不敢廢焉。知後之不能用也。是薦是褻。則有豐年。門人竇威。賈瓊。姚義受禮。溫彥博。杜如晦。陳叔達。受樂。杜淹。房喬。魏徵。受書。李靖。薛方士。裴晞。王珪。受詩。叔恬。受元經。董常。仇璋。薛收。程元備。聞六經之義。

右儒書四種

儒之本義。許君解爲術士。周官有聯師儒之文。禮記有儒行之篇。皆可以得其梗概。後世所謂儒者。則僅祖述仲尼之言者耳。漢志儒家首列晏子。清四庫改隸吏部傳記類。（其說曰。書中所述嬰遺事。實魏徵諫錄。李絳論事集之類。與著書立說者迥別。）改之誠是也。又有曾子書。其文多見今大戴記。孟子書亦列入經部。故皆不錄。於周錄荀卿氏爲首。於漢錄並揚二子。賈生新書。篇章割裂。已非原本。其議論亦不純爲儒家言。王氏中說。雖未免後世擬僭模倣之病。而其立說之精。實自有其不可磨滅者。故今取以爲殿焉。